

# 「逼瘋」馬斯克，特朗普用誰？

特朗普和馬斯克這兩位「盟友」間的衝突，呈現出急劇擴大的態勢。

據媒體報道，當地時間6月5日，在美國總統特朗普與馬斯克開始公開罵戰後，馬斯克又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表態，認為特朗普應該被彈劾。馬斯克還爆料稱，特朗普在愛潑斯坦文件中，他不敢公開有關材料。

特朗普則在社交媒體平台發文稱，馬斯克已開始「失去耐性」。特朗普稱他要求馬斯克離開，並撤銷了馬斯克強推的電動汽車「強制令」，結果「馬斯克瘋了」。

兩天前，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主導的標誌性稅收與支出法案，馬斯克直言「厭惡」，並抨擊這項法案「令人作嘔」。

5月下旬，美國國會眾議院以微弱優勢通過全面稅收和支出法案。這項法案計劃兌現特朗普的諸多競選承諾，例如在小費和汽車貸款領域推出新的稅收減免，並增加軍事和邊境執法方面的支出等。

5月31日，馬斯克結束了在特朗普政府的任期。不過，特朗普當時並未表現出要和這位盟友「斷交」的意思。他表示，馬斯克將永遠與我們同在，「一路提供幫助」。

在2024年的總統選舉中，馬斯克一路支持特朗普，捐款數億美元。特朗普今年1月再度執政後，馬斯克牽頭組建政府效率部（DOGE），致力於精簡聯邦政府機構，削減政府成本。

特朗普和馬斯克此番分歧公開化的背後，是其經濟團隊內部暗流湧動的派系鬥爭，也體現出特朗普執政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一場圍繞權力、信任與政策取向的博弈，正在牽動美國經濟政策的神經。

這種混亂和震盪更直接的表現是，美國政府在不到百天裡對外掀起大規模關稅風暴，打出了一套設計粗糙、目標模糊、節奏混亂的關稅亂拳，引發國內外劇烈震盪。

## 關稅政策突變背後的權力博弈

特朗普政府將關稅問題作為其對外經濟政策的重心和主戰場，對主要貿易夥伴發起輪番攻擊，試圖顛覆美國對外貿易乃至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底層邏輯。然而，其一系列政策在設計上粗製濫造，在執行、暫緩、恢復的循環中來回橫跳，混亂程度令人歎為觀止。

例如，1月26日，以哥倫比亞拒絕接收被遣返移民為由，美國宣佈對所有從哥倫比亞進口的商品加征25%關稅，但該決定僅維持了幾個小時便被撤銷。2月1日，美國宣佈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然而，僅過了不到24小時，就將該徵稅措施暫緩執行30天。在30天到期後，美國又給予兩國進口汽車一個月的關稅豁免。3月11日，美國以報復加拿大對美國北部三州加征電力



關稅為由，將對加拿大鋼鐵和鋁產品的關稅提高至50%，但不久後該措施被撤回。3月26日，美國宣佈對所有進口汽車徵收25%關稅，但符合《美墨加協定》的整車和零部件則分別在4月2日和5月3日被豁免加征關稅。

4月2日，特朗普政府拋出的「對等關稅」計劃，成為其政策混亂的集中體現。當日，特朗普宣佈美國對貿易夥伴設立10%的「最低基準關稅」，並對某些貿易夥伴徵收更高關稅。該計劃以各國對美貿易逆差佔其出口總額的比例為基準，簡單粗暴地劃定關稅稅率，完全忽視不同國家的產業結構差異和全球供應鏈的複雜性。

更滑稽的是，就連印度洋上無人居住的赫德島和麥克唐納群島也被納入徵稅名單，還有不少美國擁有貿易順差的國家也被徵稅，這種「拍腦袋」的做法招致外界對特朗普政府政策專業性的嚴重質疑。

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多日大幅震盪下行的情況下，特朗普於4月9日突然收回成命，宣佈對「未採取報復行動的國家」暫停實施「對等關稅」90天。這種巨大的反轉，使全球各國對美國非理性關稅政策的擔憂不減反增。

自2月以來，美國還巧立名目多次對中國進口商品徵稅且不斷報復性加碼，對華關稅稅率一度高達145%，個別商品被徵稅率累計近250%。如此離譜的關稅政策，顯然也沒有經過充分的論證。就在對華「對等關稅」生效後的4月11日，特朗普就簽署備忘錄將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半導體製造設備等20類電子產品排除在徵稅商品類別之外。

在中美經貿團隊於5月10日在瑞士進行談判前夕，特朗普政府官員多次放話稱對華稅率不會大幅削減，特朗普更表示80%左右比較合適，但美方最終同意將125%的對等關稅驟降至10%，令外界感到意外。

特朗普政府在關稅問題上的反覆橫跳，看起來並不是其刻意為之，更像是戰略搖擺與政策失靈的必然結果，實則是其經濟團隊權力博弈的外在表現。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白宮內部就關稅政策分裂為兩大陣營，分別是以財政部長貝森特、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哈塞特為代表的溫和派與以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貿易代表格裡爾為代表的強硬派。兩股力量明爭暗鬥，試圖爭奪特朗普的信任及經貿決策影響力。

溫和派對市場反應更敏感，強調將關稅作為談判槓桿而非終極目標，主張根據各國貿易行為的不公平程度，按計劃、以不同程度徵收關稅，並給企業和供應鏈留出調整時間，其代表人物貝森特也被稱作「漸進式關稅主義者」。強硬派則堅持全面高關稅戰略，反對任何形式的豁免，哪怕可能付出經濟代價，認為通過實施普遍高關稅可以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將製造業帶回來，其代表人物納瓦羅被視為關稅政策的理論設計師。

而億萬富翁馬斯克屬於兩大陣營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公開反對關稅政策，呼籲美國和歐洲之間實行「零關稅」。這引發納瓦羅的激烈抨擊，稱馬斯克為依賴進口零部件的「汽車組裝商」，馬斯克則回罵納瓦羅「蠢得不如一袋子磚頭」。

## 溫和派站上前台

從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演變過程看，其經濟團隊的權力博弈至少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1月20日至4月2日。在這一階段，兩大陣營均處於就職之後的角色適應期，雙方分歧尚未激化，但立場已有明顯分野，強硬派來勢洶洶。除了針對個別國家和行業領域的關稅政策外，納瓦羅和盧特尼克極力遊說特朗普推出針對所有國家的高關稅政策，貝森特等溫和派則忙於為特朗普發出的各項關稅威脅背書。

不過，就在特朗普多次表示計劃於4月2日徵收「對等關稅」的情況下，貝森特也試圖發出相對和緩的聲音，表示各國關稅數字各異，一些關稅可能不會繼續徵收。這與強硬派寸步不讓的姿態有顯著差別。但正如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所形容的那樣，貝森特就像「被綁住手腳的消防員，眼睜睜看著火燒起來」。

在4月2日「對等關稅」方案出台前夕，特朗普曾在普遍關稅和對等關稅之間搖擺不定，最終選擇了兩者並行的混合關稅政策，但針對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對等關稅稅率遠高於10%的普遍關稅。這表明強硬派總體更佔上風。

第二個階段是從4月2日至9日。「對等關稅」政策出台後，在美國國內外引發軒然大波，尤其是金融和債券市場的劇烈震盪，表明華爾街對該政策的不滿乃至否定態度。作為華爾街出身的政府官員，貝森特第一時間感受到這個重要信號。在公開場合，他為關稅政策辯護，但私下迅速行動，試圖推動政策轉圜。

4月6日，貝森特飛抵佛羅里達州，當面勸說特朗普調整政策，將重點轉向與主要貿易夥伴談判貿易協議，以防止市場崩盤。9日，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臨時會見貝森特、哈塞特和盧特尼克。這場會議成為經濟團隊權力格局變化的重要分水嶺。

據多家美媒披露，貝森特拉攏盧特尼克，伺機進入橢圓形辦公室，成功說服特朗普暫停徵收部分關稅，並通過社交媒體當場發出相關貼文。而彼時納瓦羅正忙於其他事務，格裡爾正在眾議院就關稅問題接受聽證。格裡爾與在場議員一同獲悉關稅政策調整的消息，尷尬處境引發議員現場嘲諷，稱他「被人從腳下抽走了地毯」。

這一重大轉變表明，貝森特成為特朗普眼裡有能力安撫金融界的關鍵人物。納瓦羅為首的強硬派則由於打法過於激進而遭受反噬，內部更出現分裂，納瓦羅本人的影響力也顯著受挫。在這一回合中，溫和派走上前台，這固然有貝森特等人的功勞，更代表了

市場的選擇。

第三個階段是從4月9日後至今。「對等關稅」進入90天暫停階段後，美國迅速開展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雙邊談判，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決策格局趨於明朗：貝森特總攬談判大權並主抓對華談判，盧特尼克負責與其他國家的具體談判，格裡爾成為談判助手，納瓦羅則有點銷聲匿跡，似乎淪為可有可無的技術顧問。迄今為止，這一權力格局暫未發生實質性變化。

## 人事即政策

特朗普政府經濟團隊的分裂，並非始於政策博弈，而是早在權力格局形成初期便已埋下伏筆。納瓦羅和盧特尼克都是特朗普的堅定盟友。納瓦羅因拒絕配合對國會山騷亂事件的調查，被定罪藐視國會並服刑四個月。出獄當日，他立刻飛往密爾沃基，站上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講台，為特朗普競選造勢。他對特朗普的支持者高呼：「他們可以囚禁我的身體，卻無法動搖我的信念。」這種近乎獻祭式的忠誠，為他贏得重返核心權力圈的通行證，也鞏固了他在關稅強硬派中的象徵地位。

不過，納瓦羅最大的問題在於自視甚高，認為其關稅理論無懈可擊，必然能讓對手快速繳械投降，一勞永逸實現勝利。但他低估了現實世界的複雜性和世界各國反抗脅迫的韌性，低估了這種關稅打法對美國的巨大自傷，更忽視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執政的複雜心態。簡單來說，如果美國對外徵收關稅過高，導致對外貿易大幅下降或直接歸零，那麼美國就什麼也得不到。這是特朗普不願意看到的，也是他願意回到談判桌的重要原因。但納瓦羅顯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抓不住特朗普「既要又要」的實用主義心理。

與納瓦羅的「忠誠換權」不同，盧特尼克與特朗普有著多年私交。他曾亮相特朗普的真人秀節目《學徒》，捐贈近1億美元助力特朗普當選後躋身總統高級顧問和忠誠信徒行列。早在特朗普過渡團隊時期，盧特尼克作為過渡團隊聯席主席就表現十分強勢，不斷插手新政府人事安排。在財政部長人選問題上，他試圖打壓貝森特的上位機會，不斷攻擊其與極左翼金融大亨索羅斯的過往聯繫，質疑貝森特突然皈依「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經濟理念，貶低其對沖基金的歷史回報率，企圖將其排除在核心團隊之外。

然而，盧特尼克的這一波政治攻勢未能如願。隨著特朗普擴大財政部長人選的審查範圍，盧特尼克影響力迅速下滑，最終僅被提名為商務部長。美媒稱，盧特尼克「想成為迷你版特朗普，卻沒明白只有特朗普才能成為特朗普」。

華爾街出身的盧特尼克，本應屬傳統上傾向自由貿易的群體，卻在關稅議題上與強硬派結盟。這導致他左右不逢源，關稅支持者認為盧特尼克在意識形態上不如納瓦羅和格裡爾純粹，華爾街認為盧特尼克在經濟事務上不如貝森特專業。這種身份錯位讓盧特尼克在關稅政策的博弈中處境尷尬，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他雖與納瓦羅同屬關稅強硬派，但又與貝森特一同「孤立」納瓦羅，勸說特朗普調整關稅政策。

這一輪人事動盪中，貝森特的權力上升更顯獨特。在特朗普內閣中，貝森特可謂最不像MAGA理念代言人的官員。他曾是民主黨人、公開出櫃的同性戀人士，為億萬富翁、極左翼人士喬治·索羅斯工作近20年，主導20世紀90年代的英鎊投機交易為索羅斯獲利超10億美元，並在索羅斯支持下於2015年創建個人對沖基金。

## 錢昆歐遊打油詩二

### 往因特拉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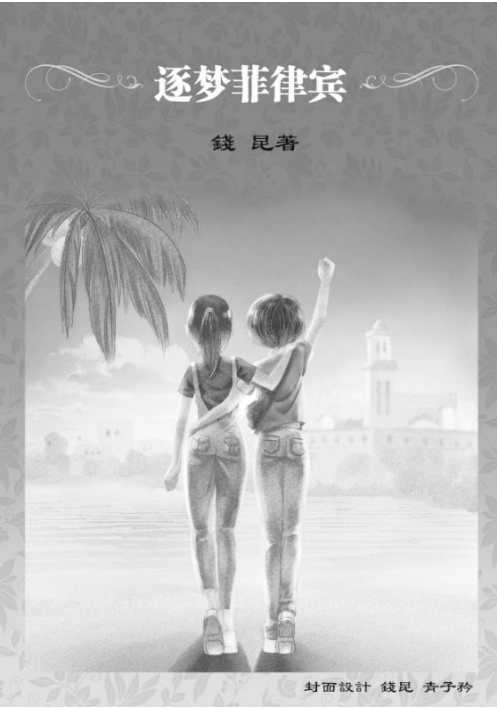
晨光熹微乘列車，  
轉瞬日出觀景色。  
名不虛傳水塔國，  
美爆湖景一個個。



蓮子說：「那有什麼奇怪？佩兒是人見人愛的好學生，聰明伶俐，讀書又好，金水向她示愛不足為怪。可歎的是，我們班上的李榮升，無論是學業和長相都鶴立雞群，想像中的白馬王子便是他那個樣子。當我要懲罰一個上課說不停的出生仔女同學時，和你一樣，也是叫她站到後面去抱書。你知道他的反應嗎？！」「該不會是替她去抱書吧。」「正是。」他自己站了起來，表示願替她去抱書到下課，使我大吃一驚。他可是一個富商的獨子，人長得又白又高又帥，女的正相反，沒有哪一樣配得上他的；下課後我問榮升，為什麼你要替她去抱書呢？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感情說：「我愛她！」他才11歲呀。聽了蓮子的話，菲妮霎時感到自己的愛情生活太蒼白了，都快而立之年了，還沒有一個男同學向她說出這三個字。蓮子行家似進一步地說道：「這種早熟早戀的情形，同飲食、失教和社會的風氣有關。那個叫金水的男孩子，是菲律賓一個大班外室的孩子，雖是中國的奶娘帶大的，但很放縱他；還有，這裡的速食店比比皆是，孩子們在這些店的包圍中成長起來的，快餐文化催生了孩子性早熟是一個原因；其次，有的父母為了拼經濟，把孩子交給了傭人，自己晚歸晚起，幾乎同孩子沒碰面和交流啊，再者，就是這裡的電影，電視節目和現實中上演的真人秀，不是情啊，便是愛啊，耳濡目染，讓年齡小小的他們成了情場上的高手。你和我都不如他們，歐陽家的孩子，可是多情種，我們得防著點，否則，不會有結果，還會很辛苦！」

當晚的交流，菲妮很高興地都知道了，蓮子有了26個督課生，她只有12個。談話間，蓮子還提到了，從助教安娜那裡瞭解到了之前的華語老師考試時，讓6個同學共用一桌，為他們你看我、我看你提供了方便。為此，菲妮想出了一個根絕他們偷看的方法，只等明日到教室去言傳身教了。

第二天，在幼教班裡，菲妮在黑板上快筆地畫了一個平放的圓圈，在線上畫了一張張背向圓外的座椅，當說，考試時，椅子當桌椅，地上紙板當坐墊，小朋友坐在地上面向圓外，老師拿著檀木小棍，像秒針似地轉動在同學們的背後唸生詞讓你們聽寫和做選擇題等等。圖解之後，馬上讓他們全體起立，讓助教安娜把三張桌子推到了後面去靠牆；繼而，在地上畫了一個大大的圓圈，讓同學們把小椅子都放線



上，依葫蘆畫瓢似地坐在地上，互不干擾地準備考試，然後問他們：

「這樣的考試，能偷看嗎？」大家齊聲說：

「不能！」

「不可能偷看又得考及格。那該怎麼辦呢？」「讀書！」

「對呀，只有認真地讀書，才能考好和學好華語，才能不辜負父母的期望！……………」

午飯前，先到校的蓮子打電話到「聖佳美培幼稚園」來對菲妮說：「你要沉住氣！今天學校裡議論你的人很多。下午，也許會特地召會說此事。」蓮子的「新聞預告」讓菲妮是一頭霧水，昨日做錯了什麼？至於特地召會嗎？！是不是第一支毒箭就要射來了？心裡七上八下，給幾個可愛的小工廠主督課後，便匆匆地趕往「聖希中學」。

一入校門，彷彿感到了有的人在竊竊私語指指點點，議論著什麼見不得人似的，打卡時，辦公室裡的陳美心是特地叫住她通知說：「下午放學有三十分鐘的會，校長主任要講話，你要來。」蓮子的電話，加上她特地交代，讓菲妮是更加的糊里糊塗。急衝衝地上樓找到蓮子詢問出了什麼事？她說：「打聽到的消息是，你說同學們是『不豬』，又把『傘』字寫錯啦，還要罰不說中國話的孩子的錢。

(一三〇)